

百年阴阳梦

彭勃 著



两性世界抗搏
轮回世纪大传奇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冯先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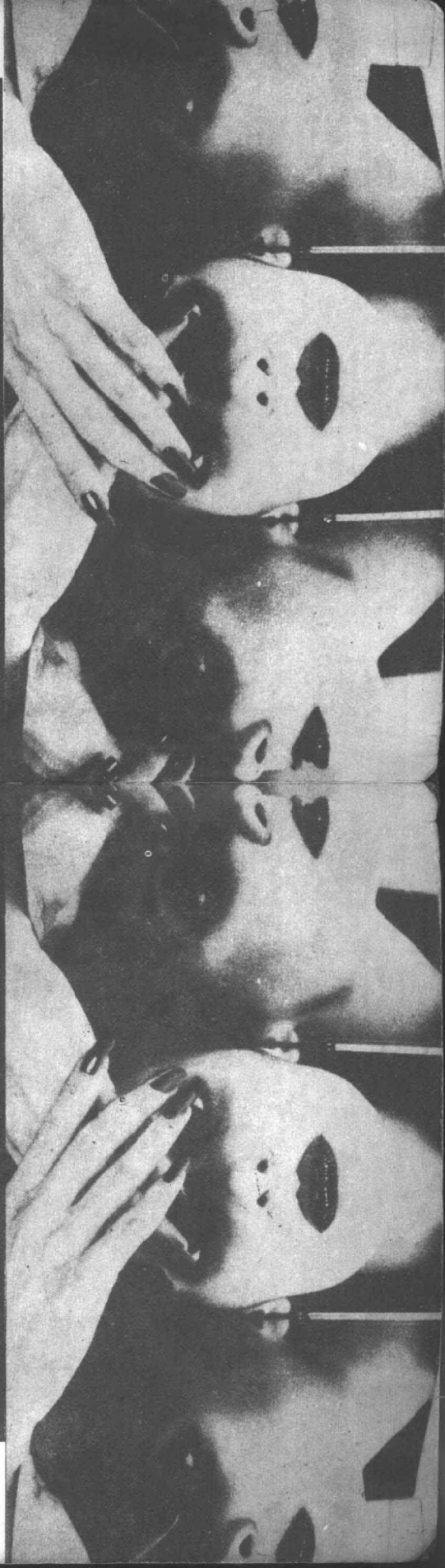
百年 阴阳梦

——两性世界抗搏、轮回世纪大传奇

彭勃 著

BAI NIAN
YIN YANG MENG

——LIANG XING SHI JIE KANG BO LUN HUI SHI JI DA CHUAN QI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第 007 号

书号	45001
分类号	I 26
种次号	47

百 年 阴 阳 梦

——两性世界抗搏、轮回世纪大传奇

彭 勃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1 印数:1—15000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7—5411—1042—6/I·965

定价:6.60 元

目 录

传奇的诞生 一个血腥的故事 (1)

蒙昧与痛苦 挣扎中的性科学 (16)

割礼·禁区(19)/活祭:走上法庭的性实验

(26)/性学家的故事:性的困惑(33)

第三帝国 百万妇女大劫难 (44)

被焚的弗洛伊德(44)/元首“暗疾”之谜·巨大

的生殖实验场(46)/Ahnenerbe——恶魔档案

(56)/为元首殉葬:帝国妇女的悲哀(63)

大传奇 现代缪斯的怀旧情结 (84)

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84)/好莱坞的“怪圈

之舞”——从“伦理法典”到“大众情人”(93)/

“悬念大师”的变态心理(108)

两性悲剧 挣不脱的贞节带..... (119)

百年情杀(119)/婚外强暴与婚内施虐的故事
(128)/挑战全美国：“第一夫人”血泪传奇(139)

阴阳大震荡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 (151)

女人：闯荡天下(154)/新女性：胸罩、妊娠权传
奇(163)/现代亚马逊女圣斗士大悲剧(172)/
“灭男团”——女性的报复(182)

两性狂潮 阴阳迷宫的误区..... (185)

从天国到地狱只有半步(185)/脱呢，还是不
脱？——西方电影色情化(188)/古老邪恶缠绕
的人们(197)/性倒错：一个骇人的故事(208)

世纪轮回 情天孽海里的故事..... (219)

两个裸闯政坛的奇女人(219)/恶梦降临：世纪
第一大摧花案始末(228)/“总统家族死结”之谜
(237)/世界邪教王国大揭密(248)

两性大离异 离婚是有瘾的病..... (260)

人类婚姻亮起红灯(260)/性别战场：离婚是一
种战斗的瘾(263)/性别战场：离婚是一种挣钱
的瘾(273)/离婚癖：离婚就是瘾(282)

上帝的剑 两性将灭绝吗? (295)

爱滋病:世纪末大恐慌(295)/进入死亡丛林中

的孤独者们(307)/欧州会消亡吗?(318)

明日寻梦 谁将赢得下世纪..... (325)

传奇的诞生

一个血腥的故事

世界的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

男人有男人的梦；

女人有女人的梦；

世界于是被剖成两半，就像柏拉图在神话中描写的“剖开无花果或是一只煮熟的鸡蛋”那样。按柏拉图的意思，那事当发生在“不知其详”的古代。

然而，世界毕竟不是无花果或鸡蛋，被剖开时大约也绝不会如柏拉图所言的那般轻松容易。于是，“天下至亲者莫过男女，至恶者亦莫过男女”，两性世界自此便有了一个漫长得仿佛无边无际的多事之秋。

公元1535年7月6日，一个晴朗无雾的日子，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伦敦被推上了断头台。在他从容地用头巾蒙上自己眼睛的那瞬间，他眼前出现的不是大张双翼降临的死神的巨大阴影，而是他一生都在寻找的那个梦中岛国。他管它叫做“乌托邦”——一个乌有之乡。那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性别、等级之分，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平等互助，亲爱

睦,共同管理着那个新月形小岛,像一个大家庭那样愉快幸福地生活。

这其实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梦,人类已做了好几千年:从柏拉图到孔丘,从公元前六世纪的犹太教祭司们杜撰伪托的“伊甸园神话”,到善于将直观感受升华为一种玄学思考的聪明的中国古代知识份子的“阴阳”礼教模型。

只是几千年来,这场梦却只是一场孤寂单性的梦,即男人的梦,一部文明史也因此被书写成一部男人的历史,一部“History”(“他的传奇”)。只有到了莫尔,才开始了在人类大同的基础上构建两性共同拥有的男女平等之梦。

但莫尔的乌托邦仍然只是一场梦,一场虽然体现了人类两性本性但却飘渺虚无的梦。人类还要由此再前行三百来年,十九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美国人,传奇般只身进入了美国纽约州飘荡着原始气息的“史前活化石”——印第安易洛魁人居住区中,并在其间生活了大半辈子(甚至还在一个叫做塞奈卡的部落中做了印第安人的养子),用毕其一生的考察研究,勾画出一幅史前人类两性史的精确缩图,并据此提出了人类社会始于母权制的假说,这场男女平等的千年梦寻才算找到了一块坚实的着陆点:盛行千年的男权制并非亘古不变的人类法则。

仿佛松开了一道紧箍咒,历史长河上夸张而又孤独的男性身影旁,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巨大的身影。她不再是“第二性”,不再只是男人的一半甚而只是其一根可有可无的小小肋骨,她是人类的另一半,而且,据说在人类那个邃古源头还曾统治过男人达两三百万年之久!

历史终于寻到了某种巨大的平衡。

阴阳梦也由此开始了它的第二度轮回。

当代，美国华盛顿。

合众国这首都正为一种古怪而狂热的激情所控制：国会山上灯光彻夜不灭，政界人士院内院外游说奔走不息，密布街头的书报亭里的上百万份报刊被销售罄尽，所有家庭、汽车里的电视、收音机都开到了最大音量，狂轰滥炸式的宣传车、巡回演说、民意测验、电视辩论，更是日盛一日地把这场狂热煽到了一个决战般的关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那幢白色砂石覆面的宫殿式建筑物上——

谁将成为下一届白宫主人？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由南北战争后延续至今，在一个多世纪中已成为美国民主制度最引以为傲的外化形式。然而，在这一个多世纪的传承中，太多的美妙但却空洞的许诺，政客们蝇营狗苟重复单调的换汤不换药式的表演，已使大选年一如矗立纽约港口落满尘埃的自由女神像，大失初始神采，不再为国内大多数男女纳税人关注，届届愈趋冷落沉闷。

但今年的大选中却出现了一场罕见的激情。

这场激情是由参议员斯哈里煽起的。据报载，这位本届大选中呼声最高的总统宝座角逐者多次表示，他准备提名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麦当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人，尽管这一提名在党内会遭到他的同事、被麦当娜抨击为“男权政治的政客典范”的参议员巴斯克的强有力挑战，但他仍然决心一搏。

对此，党内外大多数观察家几乎发出一致评论，作为竞选战略，斯哈里这一提名可谓精明之至：麦当娜的女权活动家形象，无疑将为他争取到大量的妇女选票，他已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于竞选对手的百分点将会有更大突破，从而使他在这

场问鼎白宫的战役中稳操胜券。届时，美国将不仅仅首开其例地有了一位女性副总统，而且，根据美国宪法，在总统因死亡或其它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其神圣职责时，权力将自然移交副总统。这便意味着，合众国历史上将可能史无前例地出现一位女总统！

仅仅只是这一改写男性一统天下历史的事实，便足以给“已沉闷数届的总统选举带来新的刺激，重燃美国人的政治热情”！

斯哈里成功地煽起了这场民众激情并在其中捞足了政治油水。

然而，这一提名能否实现尚需得到党代表大会的认同。所有的观察家以几乎同样的态度预测：在麦当娜和巴斯克间演出的这场提名争夺战，将是一场竞争激烈而且胜负难卜的较量。因为，巴斯克无疑已取得了党内元老派的支持，在该党历史上，元老派的倾向往往决定着政治天平的倾斜。

近在眉睫的党代表大会成了舆论追逐的焦点。

与此同时，位于华盛顿市郊的一处僻静庄园里，一场酝酿多年的重写历史的巨大阴谋，也毫不为人所知地进入了最后的高潮阶段……

入夜，林荫大道上车如流水，一部救护车从国会山上急速开来，闪烁的红灯和蜂鸣的警报示意车上有一名危急病人急待抢救。

车上这位病人便是副总统候选人竞争者、来自德克萨斯的参议员巴斯克。

巴斯克参议员是在晚餐前突感不适的。晚餐后，腹部疼痛加剧，而他的私人医生又一时联系不上，百般无奈，方才降尊

纡贵地进了华盛顿医疗中心就治。

议员先生的阑尾出了毛病。

“把我当做你的一名普通公仆对待。”在被推进手术室时，巴斯克议员忍着剧痛，对漂亮的值班女医生莎拉不失幽默而又大含深意地说了一句。莎拉医生很年轻，年轻漂亮再加上是位女性，这便令议员先生颇有点放心不下自己那段即将切掉的业已破裂穿孔的阑尾了。

对这种对妇女的公然蔑视，莎拉仅微微一笑。这不过是被她切除掉的第十七根溃烂的阑尾罢了，她才不会去管那是一根议员阑尾还是一根普通阑尾呢。

局麻，切口，割除，止血，缝合。然后是三千 C·C 维生素点滴，每天一千 C·C，每分钟 30 滴。你不能期望比这更好的手术啦，议员兼副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先生，放心吧，三天后保管你会重新壮得像头“德克萨斯公牛”——一份女权主义报纸给巴斯基的这一赠号已在女界中广泛流传。

巴斯克被送进了贵宾病房，莎拉继续值夜班。她并非一个不懂生活的女人，可她刚从芝加哥来，要想在首都这所颇有声望的医疗中心站稳脚跟，她得付出比男人多出好多倍的努力才成。

然而刚过午夜，惨案发生了。

起初是莎拉听到贵宾病房发出紧急传呼，她以为那不过是需要一般处理的术后反应罢了。不料当她匆匆赶到时，等待她的却是一个令她瞠目结舌的恐怖场面：庄重尊贵的巴斯克议员竟然衣衫不整地赤脚冲到了病室外，双手握着一柄尖刀，正神情狂乱地威胁着周围的医护人员不要靠近他。一见到莎拉，巴斯克便发出了痛苦已极的惨人喊叫：“是你把我弄成这样！是你害了我！你是同谋！”

议员先生疯了！

就在人们正在寻找制伏他的适宜办法时，疯了的巴斯克议员却已冲出人群，冲下楼梯，冲进了医院大楼外浓重的夜色里。

莎拉等人紧紧追去，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随着夜幕里刺耳的刹车声和一声惨叫响起，刚刚冲到大楼外的巴斯克被迎面驶来的一辆救护车撞得飞出好远，血肉模糊当场毙了命！

.....

“巴斯克议员死于交通意外”。这一消息立即成了美国大选年鉴上继 1968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的又一轰动性新闻。他的竞争对手麦当娜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也大度地捐弃前嫌，表示了由衷得体的哀悼之意：“巴斯克为民献身，永受怀念。”又称，“我与巴斯克的分歧，仅是策略而已。”电视评论员据此评论：“麦当娜小姐不再需要策略了，离提名大会仅几天，她已稳操胜券。”

市郊那座豪华庄园里，阴谋者们举杯庆贺。飘曳的烛光辉映出壁上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取材自古代与男性为敌的亚马逊女性部落的传说。画中，英姿勃勃手执弓箭的亚马逊女战士正与男性武士们作殊死决战。一段神圣庄严的誓辞在阴谋者们心中汨汨流动：“数千年来，我们秘密活着，我们忍受苦难屈辱，默默期盼、等待，等待着我们会重新复兴，再度掌握我们的命运，等待着最终必将来临的日子！.....”

这个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几天后，在迈阿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斯哈里对麦当娜的提名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获得大会一致通过。

大选局面愈趋明朗：最新民意测验显示，斯、麦联手，拥戴者人数激增，扶摇直上，已超出对手二十个百分点！

兴奋不已的大选评论家们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前景预测：合众国男性一统天下的历史将要改写了！……

然而，在历史的杠杆上，偶然与必然却是相互对称地各执一端的。这一次，被推上历史杠杆上的，是那位偶然而又不幸地被置于事件旋涡中心的女医生莎拉。

随着对巴斯克议员蹊跷古怪的死亡事件的调查活动的展开，莎拉被抛到一场巨大的噩梦中：她被控“医疗失当”，对巴斯克使用了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的镇静剂药物，这使她不仅面临着听证会传讯、停职、接受警方调查等严峻处境，而且，她一生所系的医学事业亦可能因之断送夭折！

与其呆坐自怜不如起而抗争！为了洗刷罪名，更为了她所挚爱的医学生涯，莎拉开始行动了。她不仅从母亲、祖母那里秉承下了一副倔犟的性格，更有着她们所不曾具有的现代女性强烈的独立意识。

巴斯克的尸检报告给莎拉提供了第一条有利的线索。据报告称，巴斯克的血液中含有令人生疑的三种元素，而这是议员先生入院前后的用药中均不曾含有的。

从医院老同事的介绍回忆中，莎拉顺藤摸瓜地又找到了另一条线索：她从医院的档案中查到了一年多前的一份病例档案。那是一位企业界名流，因肘腱炎入院治疗，手术后仅一个小时，便呈现“狂躁症状”，在病室里大喊大叫，推倒值班护士，直扑十二层楼的窗外，坠地身亡。尸检报告显示，该死者的血液中同样含有那令人不解的“三元素”。

巴斯克之死莫非只是一年半前这场死亡的一次翻版？

一团朦胧而又可怕的疑云开始在莎拉脑中出现。这时，受

她委托研究查清“三元素”对人体有何种影响的药理师查利的一个发现，无疑更坚定了莎拉头脑中刚刚形成的那个联想：在给实验室的一只猩猩注射了“三元素”后，猩猩出现了同样的狂躁不安的异常反应。

然而，这场调查的代价却又是一场惨案：查利——莎拉在这场调查中的唯一同志，还未来得及对“三元素”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在驱车回家途中，竟死于一场与货车相撞的车祸中！

查利的死扫荡了莎拉眼中的最后一丝游翳。半月后的一个清晨，在晨雾还像一幅淡蓝色的轻纱飘荡未散的波托马克河畔，莎拉把一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了负责调查巴斯克之死的警长莫，袋里装着她历尽艰辛搜集到的几年间以同样的症状死于医疗中心的死者资料，那是包括政界名流、企业钜子、报业大王等的厚厚一大叠。然后，她缓慢但却坚定无比地说出了萦绕脑中的那个疑团：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可怕谋杀。”

莫两样都接受了：档案袋和谋杀联想。

在莎拉作出上述揣测并对此坚信不疑时，她却绝对不会料到出了一点误差：麋集在那幢豪华庄园里的阴谋者们策划的不仅仅是一场谋杀，更是一场“战争”，一场“现代亚马逊之战”。

有关神秘而又美丽的亚马逊女战士的传说在文学家和史学家们的笔下广泛流传，叙述着一场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女人和男人间的殊死战争。亚马逊是公元前三四世纪间居住在高加索及黑海沿岸的女人部落。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英雄赫刺克利斯在完成阿耳戈王欧律斯忒斯交给的十二件冒险任务中，有一件便是冒死去取好战勇悍的亚马逊族女皇波吕忒

佩戴的腰带。

为了抗御侵略并称霸一方，亚马逊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与男性部落的战争。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亚马逊女人从不留下一个活着的战俘，即使是那些被她们出于传宗接代目的而甄选出的优秀者们，在与之交媾后仍将逃不脱利箭穿心的厄运。交媾怀孕后的女人若生下男孩，不是杀死便是放逐，生下女儿，便收养起来，精心培养成新一代亚马逊女战士。亚马逊女人自称为“弓箭的姐妹”。传说中说，为了便于弯弓射箭，她们甚至不惜将乳房割去，其族名“亚马逊(Amazons)”在希腊语中便含有“无乳房女人”的意思……

数千年来，湮没在历史邃古深处的亚马逊传说，在漫长的男权时代里，只是一场依稀而不和谐的历史回音。

然而，仿佛是出于一种历史补偿，随着女权意识的某种极度高扬，这个亚马逊幽灵竟不期而至地在近现代中复活了。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些剪短发穿平跟鞋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出于某种权谋，开展了对亚马逊历史的狂热而喋喋不休的研究。今天，麋集在当代华盛顿市郊这幢庄园中的阴谋者们实施了这场疯狂大胆的“亚马逊之战”。其间，历史似乎只迈出了半步。

然而，在阴谋者狂热的眼里，这小小的半步已足够她们去翻天覆地改写历史了：几年里，她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具有铁一般纪律的阴谋组织，在全美发展并训练成员，从空手道、谋杀等严酷的体能训练到女权主义洗脑；一道道神秘罪恶的指令“STALLION KILL”从这幢阴谋者大本营的庄园发出，通达全美各地。多达数百的男性精英随之消灭（对人大脑有强刺激作用并导致异常幻觉产生的“三元素”只是手法之一），男权社会中枢已遭受致命削弱；如今，随着阴谋者们精心

策划的本届总统大选局面的结局日趋明朗，这场旨在实现女性独裁政治的“亚马逊之战”的胜负已成定局。

于是，阴谋者们发出了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道密令，即：“STALLION KILL！”

当那个颀颀自负的男权社会对这场在它的政治中枢里开展的秘密“战争”毫无所知的时候，却有一个人正确读解出了那道神秘密令“STALLION KILL（杀种马）”中的全部疯狂与罪恶，她便是正在那个男性中心社会里苦苦奋斗挣扎的年轻女性莎拉医生。

对于莎拉的调查活动阴谋者们早已了若指掌，药理师查利之死便是对她的一次明白无误的警诫。然而，莎拉却不肯中止，于是阴谋者们不得不下决心搬掉这块小小的障碍物了。这决心中带着几分轻视，甚或还掺杂着某种内疚遗憾之情。阴谋者们原本以为，在这场对男人的“战争”中，莎拉当然是该和自己站在同一营垒中的，因为——

她们都是女人。

为期三天的美国总统大选开始了。斯、麦联手所表现出的民意上的绝对优势，已使这场大选变成一场纯然的民主点缀。

这天，已被停职的莎拉接到了一份意外的请柬。

请柬是医院行政负责人、高大漂亮的金发女人郭黛安给她的。邀请人是华盛顿的社交界“女皇”吕嘉芙夫人，副总统竞选人麦当娜的一位密友。莎拉与之素不相识，但重要的是吕夫人还是莎拉所在医院董事会中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成员，这一点对莎拉目前面临严重困境的医生生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聚会是在位于华盛顿市郊的吕嘉芙夫人那幢豪华气派的

庄园里举行的。场面盛大，名流云集。但莎拉很快便失望地发现，这场塞满了淑女名媛的聚会并非一次普通轻松的社交聚会，这是一次政治色彩浓厚的集会，大选预测，新总统班底，施政纲领，女权政治，没有一个话题她插得上嘴；而且，女主人吕嘉芙始终未曾露面，这尤令她失望。

这时，黛安笑吟吟穿过人群来到她面前：吕嘉芙夫人极希望能与莎拉小姐单独一晤。

莎拉自然喜出望外，她原本就是为能向吕夫人面陈院方对她处理不公而来的。

气度雍容的吕嘉芙夫人在私人书房里接见了莎拉。未等莎拉开口，吕夫人便率先向莎拉的困境表示了歉意与同情。“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们面临的普遍命运。”吕夫人说，接着，她向莎拉提出了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建议，她说她在弗吉尼亚州还有一处医疗中心，设备先进，精英荟萃，如莎拉小姐有意，那边接收当不成问题。“这可是你摆脱目前困境的最好提议啦，莎拉小姐。”黛安在一旁笑着说。

莎拉疑虑重重地望着眼前的两个女人。她原是为寻求支持来的，可是她们却要她离开，像个可耻的失败者那样离开！不，她说，她还没想过离开华盛顿，起码，她不能带着这样有污点的记录离开。

吕夫人突露不快。“等我回来后再告诉我你最后的答复，好吗？”说着站起身来，在与黛安离开书房之前，她突又站住，回过头来，温情优雅一扫而空，语气断然凌厉：“什么污点啦，停职啦，一个月后这些泼在妇女身上的脏水统统都会被洗得干干净净！相信我！”

这样的谈话结果令莎拉震动。

但那时她当然不知道这其实是阴谋者编织她的最后一张网。